朱子學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學的

丘濬編輯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朱子學的

原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丘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薈萃先訓。昭示來茲。或原或委。若此其深切著明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爛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烏乎。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與。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懵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拓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得。其道之行。至於化俗。其教之成。至於動衆。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彍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鋟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序

瓊山丘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禎之子經歷燔。受而藏之。乃請於婺令郭濂。因爲之梓。藏於家。歲久漫漶。版幾盡廢。燔之曾孫諸生崇沐。以鋟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於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幷鋟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丘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化之本原。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窺的在目。至的在力。中的在巧。夷以清爲的。尹以任爲的。惠以和爲的。孔以時爲的。而孟子皆目之曰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者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矣。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爲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直截。必由下學以至上達。其言近而可遵。恪而可據。株守於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騁於玄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折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轂率者。卽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於先生成法是守。是猶不能決拾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幾矣。先生之學。未嘗顓勒一家。如楊王諸人。而散見於六經語孟庸學諸編。文莊準論語而集之。微情深意。見於跋述。其用心之勤。蓋以己之得於先生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聖人之學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

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覩是編者．其亦有志彀之思也夫．時萬歷丙午歲冬月之吉．宗後學高安朱吾弼題．

蔡序

聖人可學而至。學者以聖人爲的。猶射者以正鵠爲的也。昔孟子以巧力諭智聖。而曰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明中的之難也。一日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蓋恐人情相諉於難。而教以操（原作摮）弓挾矢之道焉。漢唐以來。鮮知此意。至宋周子始言太極。言中正仁義。是示學者以的也。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告學者以中的之法也。迨朱子出。復推本此意而神明之。以卓爾爲的。以禮文爲法。以一貫爲的。以忠恕爲法。凡威儀容貌之必肅。亦如射者進退周還之求合於禮也。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爲學之要。無以易此。亦如射者之內志正。外體直也。謂大學之道。莫先格物。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亦如射者之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也。用力若此。成功若彼。朱子之學。不誠中的矣乎。數百年後。有瓊山丘文莊先生雅撫其言。分上下卷以擬小學。總二十篇以擬論語。上篇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以達理。而終之以韋齋。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篇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則所謂的者。不既彰彰較著。而所謂操（原作摮）弓挾矢之道者。不於茲焉具乎。學者有志聖人。舍下學而別求神智。何異射百步之外。舍轂率而別求巧力。無怪乎中的之難也。願與三復夫是編。

康熙己丑春正誼堂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鏡拜題

明史本傳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進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埽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愼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

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帝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

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朱子學的目錄

卷之上

下學第一

持敬第二

窮理第三

精蘊第四

須看第五

鞭策第六

進德第七

道在第八

天德第九

韋齋第十

卷之下

上達第十一

古者第十二
此學第十三
仁禮第十四
爲治第十五
紀綱第十六
聖人第十七
前輩第十八
斯文第十九
道統第二十

朱子學的卷之上

瓊臺丘　濬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下學第一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朱子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朱子曰。古人設教。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懾伏身心之助。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

便劄住立定腳跟做去。栽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此心此理。原無閒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

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

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又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亦是銖積寸纍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之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

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朱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

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而論也　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

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分十七節

涵養須用敬

持敬第二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　童蒙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思。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

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　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朱子曰。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伊洛拈出敬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以上分十節

窮理第三 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人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遇著一件

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　謂陳安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纍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去做眞是不同

朱子曰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輳合來見得是一理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滅裂鹵莽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

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　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邇毋遠。

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　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　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

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　讀書須教細看。心麤性急。終不濟事。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倍理。然非經文本意。　凡讀書須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又曰。須看他文勢語脈。　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看文字不可先懷權斷於胸中。　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

朱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眞味。

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潛洽。當自有功矣。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朱子曰。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　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

朱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

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分十九節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元妙之說。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看來看去。不用或

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順便。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則莫要只作等閒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或問何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之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一之言也。讀中庸者毋跂於高。毋騖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以閒。以會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

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原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朱子曰。尙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彊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

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解。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予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密云

朱子謂廿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　或問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也又曰大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日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　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疏然理義卻精往往不曾見國史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

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　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太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　通書近世學道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則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譚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朱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　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　西銘一篇。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　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

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　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　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

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

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

朱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

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　天卽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　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氣卽體之充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　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又云善兄弟曰友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　和者從容不迫之謂　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　典常也謨謀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　德合天地稱帝　聖通明也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君子成德之名　賢者才德過人之稱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猖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愚者知不足厚有餘

術謂法之巧者　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　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

敎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齊之爲

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敍。因其敍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閒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而至。而精麤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

以上分十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

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身心上用工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

此體認省察之。　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儘長進在。　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貫。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纔有順底意思。便是人欲。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　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主張。故爲私意所勝。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朱子曰。所謂求放心。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自去點檢一日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之要。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到那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

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

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人最怕陷溺其心。

朱子曰。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心旣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

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大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是克治氣稟偏處。克己固是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

卻爲人欲引去。做了卻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

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以上分十五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

朱子曰。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爲親切。眞當佩服。　古人

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朱子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又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性。

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　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　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逐日如此常事做將去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　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

熊夢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朱子曰。事有不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

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卽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見人做是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卽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

朱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有失也。　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口者。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何不戒哉。　纔枉其小。便害其大。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要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自然透徹。

朱子曰。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

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以上分二節

道在第八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

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盡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攔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問子可以制母。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徙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耳。問鯀既殛誅。禹又出而委質。不

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以鯀爲有罪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之豈是顯父之惡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審決　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　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又嘗訓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兄弟設有不幸鬬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必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

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

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　處鄉黨宗族見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　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

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必擇勝己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不如己。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閒自有親疏厚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

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或問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明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近臣以謇諤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

可作兩般看。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

朱子曰。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蓋必常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

朱子曰。三綱五帝。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上分十九節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云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極。無以加此云耳。　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

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　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得之於靜。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朱子曰。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論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而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朱子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

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眞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以上分二節

韋齋第十

韋齋師豫章羅從彥與李愿中爲同門友。聞楊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礪。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閒從羣兒嬉游。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嘗指日問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韋齋奇之。　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　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

韋齋疾亟。囑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　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　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　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張南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卽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

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倦

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離。

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

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子卒。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其子則至慟。朱子曰。家閒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

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闕。

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於今。又揭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居民乏糧。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揭立社倉。在同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

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乃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人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漳州習俗未知禮。乃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人。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庵舍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

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雖擢用。卽至不敢就。出處之際。凜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甘昪尙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昪有才。先生曰。

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丁內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　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　趙丞相既退。朝權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稾焚之。　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

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

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　諸經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達旦不寐。或蠲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

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大。廣之以聞見。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　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

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僞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者。朱子笑而不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　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　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　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　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朱子疾且革。諸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朱子學的卷之下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莫不管於是焉

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一乃是太極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一氣氣之分卽一氣之運　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末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窺見此意

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　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潛也決之長。其理然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　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化。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爲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　這道體浩浩無窮。

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

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

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眞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情有善惡。性則全善。　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　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　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自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　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飮之類。雖小

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　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是也。大低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問彝而言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　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爲只是庸。夷齊卻不是庸了。　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卽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

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

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埽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

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教小兒只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埽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所存。　教女子如

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閒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

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卽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

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　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務循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

肯問人。

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功體認。則又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縣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然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朱子曰。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

而其責報也。欿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

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朱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定則明。

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董蓁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

朱子曰。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

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然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大著心胷。不可因一說相礙。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

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眞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

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繆處。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某之解經。只是解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

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嫚皎厲兮。去道遠而。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

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

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驗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驗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以上分四節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麤。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

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問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用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

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

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又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

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皆無難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

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門則萬事俱低　人須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　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　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即行如潦即止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

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使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眞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往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

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　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子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　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　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　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

朱子曰困戹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戹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有以樂乎此　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

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以上分三節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朱子言。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己復禮是也。

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仁者而已矣。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

更有甚商量。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甚。

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

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　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

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日。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令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　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只存得墓祭。　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爲而力不及者。權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或問士人欲行婚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婉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

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　卒哭之後便除几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　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又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以子爲喪主未安　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　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須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寶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伊川云祭於私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

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非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存，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何如。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

一定論也。

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朱子曰。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以上分二十九節

爲治第十五

朱子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

朱子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

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管。所爲皆是細碎之事。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守官只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

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平易近民爲治之本

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　居上克寬蓋自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　爲政必有規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當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閑然成擾卒未已也　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　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　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中戶典買田產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狠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

敬仲理。此最弊之大者。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髣髴其萬一。

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兄弟顚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

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

朱子知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日陷偸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赤子。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　問鄉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

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民縣官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鋟版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版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朱子曰凡有訟獄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

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循就簡則誕欺者易以爲奸而稽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雖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試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閒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

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大學篇末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朱子曰。人爲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　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

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　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以求薦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或曰未當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

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愼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以上分三十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修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閒矣。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閒。或失其正而已。

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足以覆國而已。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

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

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

目而一其心志。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纍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朱子曰。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朱子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凡陽必

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衞。則宰相失其職矣。

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　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

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顚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朱子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

朱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

朱子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斂。亦不濟事。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師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立事。故能變災爲祥。

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以上分三十七節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而不優。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皆自這處進去。

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朱子曰。箕子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問洪範諸事曰。

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閒。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庳。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廢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計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

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埽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禍世。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

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

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

朱子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

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不能言。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傅說方說起來。

朱子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

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朱子曰。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温良汎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望這幾句誤。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

方得。又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鑿鑿闊略。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嚮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之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朱子曰。義和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邪。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吏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朱子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

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

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一氣字　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邪

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眞鄉原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

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

朱子曰。王介甫質雖清介。而氣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害人。豈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雖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

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

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卻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

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

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閒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惜。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長短。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分五十五節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濟不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善也。曰、也是。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麤。　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閒抵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　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卻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卻不曉。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王近思曰。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

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閒。便有成敗。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私意而已。

朱子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麤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東坡之言曰。吾之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有之爲可貴也。

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閒。卻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曰。略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

朱子曰。當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

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愈也。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老莊之學。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閒。以爲全身避禍之計。　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　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卻似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肯爲一體處。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　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老莊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　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

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

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爲吾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閒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爲罪。　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

所謂天理者昭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奇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爨婦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今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

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閒。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

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意。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無論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爲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爲有見。論辯叅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縣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眞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爲此二三邪。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程子曰。學不欲佛。是見得他小。自然不學。眞知言哉。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閒。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　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以上十八節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著做天在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越說得低越有意思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

朱子曰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顓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爲也

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是不偏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子曰孟子集義上工夫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朱子曰孟子教人多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

朱子曰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　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志潔行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

朱子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　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　黃庭堅言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到。　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伊川橫渠。　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朱子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泯矣。　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

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徹開其端。毋竟其說。

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得知耶。

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焉。又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　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也。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或問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温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竟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其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

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　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其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問益爲多

呂伯恭舊時性褊急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　又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

朱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季通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聞周舜弼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也。吳伯豐相從叅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子合純篤。膚仲疏敏。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咏衆人之所不咏。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特愈見精密。朱子與仲默帖曰。書來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領。便與下手爲佳。正甫趨嚮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至之少精深。蚤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爲聖爲賢。不負天地生成。以上二十五節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

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後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

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

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繙動册子。便覺前人閱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君子必有取焉。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前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懍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

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

熊去非曰。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黃東發曰。敬齋箴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爲至。

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晝。而後天地本原。聖德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歷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

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其窺際者。

蔡茲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歎曰。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蔘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稱誰。對曰。朱某也。

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眞金石之友也。

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人最多。

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爲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詘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

胡炳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黃直卿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眞希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也。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

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　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

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　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夫子之成書故也。　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纍。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

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　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　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　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　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　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爲一編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　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於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尙矜其志而無備責云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

附前刻學的記

學的一書瓊臺丘先生所集木齋謝先生欲翻刻以廣其傳弘治辛酉因朱夫子九世孫訓導貞考滿抵京授以舊本屬歸刊行無何貞卒未克歸就正德丁卯夏濂以鉅鹿知縣蒙欽調婺源謁廟之餘貞子燔捧是書具言顛末因命工繡梓藏其家廟俾世守之其作書之由丘先生已有序說若夫朱夫子之道本諸心見於書流行於天下人人所共仰濂何所容喙姑此以記歲月云耳正德三年戊辰歲秋九月九日後學郭濂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學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丘　濬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